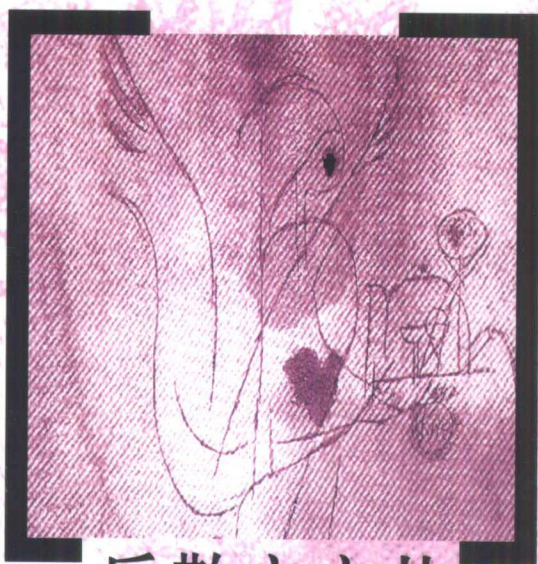


蒋浩 著

# 恐惧的断片

*Piece of Fearness*



后散文文丛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857

Pieces of Fearness

恐惧的  
断片

● 蒋浩／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恐惧的断片 / 蒋浩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后散文丛书)

ISBN 7-5306-3477-1

I. 恐… II. 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  
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054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字数 131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000 册

定价: 12.50 元

## 总 序 ■

近些年,说到散文的现状,往往会用一个“热”字来概括。关于散文热的话题,已经做了不少文章。纵观现代文学史,几度出现的散文热,都和当时的社会变革、思想风尚密切相关,并不仅仅是散文自身演进的结果。笔者在1999年为一部散文选所写的导论中指出:“经过70年代末思想解放、90年代初经济转轨的两度冲击,单一的经济、文化体制已经被打破,旧的尚未退去,新的已经生长,社会生活舞台上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热闹景象。商品分割市场的行为,本质上是在分割消费者。不同的需求,不同的价值观念,形成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群体都在寻求文化上的代言人。兼容性强、接受面广的散文就成了最直截简便的载体。”和以往出现的散文热不同的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媒体的介入和推动,使90年

代的散文热具有浓烈的商品气息。这既导致了散文得以打破多年形成的单一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又使散文摆脱不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法则,形成新的重复和单调。正像一切热闹的潮流都具有遮蔽性一样,被媒体炒热的散文,也极大地遮蔽了其他状态下的散文写作。

“后散文丛书”所关注的正是这样一些散文——遮蔽在媒体散文后面的散文。它们的作者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和艺术追求,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坚持这样的追求。他们的写作并不迎合媒体的需求,甚至不照顾读者的传统阅读习惯。他们能够做到的,是保持写作的尊严。他们相信,即便是商品社会,散文的作者和读者之间,也不应单纯是制造商与消费者的关系。他们将读者视为心灵上的朋友,也把自己看做自己的朋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不需要包装与叫卖的。他们的文字,原本存在于私我与友朋之间,只是偶然的时机,才进入公众的视野。透过他们惯常使用的词语——细草、夜晚、池塘、黄昏等等——多少能够感觉到他们潜在的生存状态与写作状态。正是这种潜在的状态,注定了他们被遮蔽的命运,也使他们的文字,在这众声喧哗的世界,保有一股难得的清寂之气。

关于散文的话题,常常谈到散文写作的自由随意。自由和随意几乎是每个写作者都在追求的境界。而自由和随意是需要前提的。这其中除了宏观环境的因素,个人的写作状态也至关重要。后散文的写作者能以平常心面对写作,不受声名所累,免于限时索字式的约稿纠缠,当写则写,不当写时拒绝写作。这样的状态使他们得以从容地思考和写作,也就有了创新的可能。他们大多具有多年的诗歌写作背景,经历过中国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加之对于散文传统习见的相对疏离,一旦进入散文写作领域,他们的姿态是新鲜

的,富有朝气的。他们并非没有自己的散文理念,有的还概括出“散文四度”的创见。只是他们并不十分关注散文是什么,而更关注心灵是什么,语言是什么,怎样让语言逼近心灵,倾听到心灵的声音。他们并不认为语言之道是雕虫小技,反而为语言的魅力所迷恋,以努力探究其中的奥妙为乐趣。在他们的写作中,语言并不只是承载既定的、成熟的思想观念的工具,而是和思想生长、延伸以至困惑、苦恼在一起的伴侣。看到,想到,写到,是一起完成的过程。凡此种种,标示着这些散文有着传统散文所陌生的裂痕,具有鲜明的现代感。

其实,所谓后散文的“后”字是多义的,开放的,任何概括都有划地为牢之嫌,而这些作者的写作方式是个人化的,并没有多少共通的规则和特征。沉河的睿智沉郁,雷平阳的粗犷神秘,黑陶的精致细腻,蒋浩的冷峻悲悯,汗漫的俗中见雅,陈洪金的绵密多情,都是通过各自的写作方式达到的,读者很快就可以领略到。还应该指出,诗歌写作经验对于散文来说,是一柄双刃剑,过分地追求语言的诗化和诗意的铺排,往往会伤害散文的直接性和现代感,钝化思想的锋锐。由诗歌进入散文的写作者,在这套丛书中会收到正反两面的教益。

笔者始终认为,散文的世界广阔多样,我们所见实在有限。不同的散文本来为不同的读者而存在,自然应该有不同的传播方式。现在这些被冠以“后散文”名分的六部文集即将付梓,它们将结束原来的状态,以图书的形式彰显出来,进入市场流通。面对公众读者的选择,它们将有怎样的命运?虽然说“当地下河水冲出地面的时候,大地的风景已经因此而改观”,那河水可还能把握自己的流变?

无论怎样,“后散文丛书”的出版至少证实了这样一种

判断：优秀的散文作品不只热在报刊上，闹在评奖中，它们还以各种方式存在于民间。散文是无需悲观的。继续发现它们，举荐给读者，是我们出版工作者的使命。

谢大光

2002年岁末

断片。断片。

我喜欢这样的表达方式。与我以前的阅读有关？每一次阅读那些断片时，都像一次蒙太奇冒险。无须任何思想或精神的预备操，从任何一个不完整的字、单词、句子、段落入手，都能最快地进入此在。如果恰好被一只蚊子叮住皮肤，可以用书本去拍走它。然后是断片飞来叮你的思想。虽然你不知道它有多大力量。它们看起来只是短短几行。

像小的。飞刀。

断片因其阅读的随意性，会不会反作用于其写作的随意性呢？

它常常是在不经意间泄露一个人的内心。我们不必那么有热情地了解一个完整人。看看他的眼睛就可以了。在构



成文学表达的所有器官中，断片是眼睛。对不起，这句话是我突然模仿了古希腊先贤的一个断片。

而突然和我都是一个断片。

那么，断片应该是什么呢？

一种冰山的气质？一叶遮秋的凄美？一截维纳斯式的残臂？一种前言不搭后语的对话素质？一块石头因其内心的热烈而泌出的碎汗？一缕不断闪烁变幻落入枕中的星光……

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吗？断片是形式中的形式。仅仅从形式而言，它是一个伟大还未被人界定的开阔地带，能在那里找到诗的影子，小说的叙述，诗与小说交媾的怪物……

似乎还可以用一个不那么准确的比喻来看看这个小而又小的神奇综合。

像断断续续的沙滩。从空中远看，它们是完整的，其中任何一段都像所有的。这奇妙的沙滩也许是地球上最奇妙的地方：它同时具有了水、土、石等诸多物性，永远都镶在海水和陆地的边缘，但不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它是一个浅色的过渡？大海与陆地都因它获得了各自的独立。人与海怪都喜欢去那里散步。

沙滩也许是固体与液体、大陆与海洋之间最美妙恰当的一个断片。

或者说，大海是天空与土地之间的一个断片？这三者互为断片？它们还是任何的任何？

哦，世界那么简单地存在于断片中？

热爱流星的孩子以为流星一定落在了我们远处的大地上。

准确地说，我们的所处是流星以外的另一个星球。当一个数年前的词语要从记忆的夜空落入你今天的头颅里：两个断片要生出一个新的断片。流星和地球将生出什么样的

孩子呢？

我用手臂拿着我的手指掐下一朵任何花。它是任何花的断片。我把它从一棵树或一座森林或一片陆地……中拍出来，变成了现在两指间的一个断片。它流着浅色汁液，清香化作绕指柔。是关于任何事物的回忆？而夹住它的两根手指是两个小断片；在我与两指间的手臂是稍长一点的断片。但我是一个稍大的断片，正在断片中散步……

这是我对写作的另一些理解和要求。

……

六个小气泡排在一起表达了任何或无穷？是其中的六颗小黑星星吗？是以前女友的生日号码？是她留在我左肩的六颗牙印？是她爱吃的六粒巧克力？哦，是我从她嘴上偷吃了那六粒巧克力流下的六粒黑色的眼泪……

我愿意这样去理解上面这个断片：眼泪后面还有六粒

……

真恐惧！

恐惧。恐惧。

我第一次认识这个概念完全得益于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

一个不错的标题！我热爱得望文生义。

我想用这样的角度去审视过去生活的一些断片。

它们已经成为过去了吗？过去的断片被现在的断片又汲了回来。

我似乎又在这本书的拐角处碰到了我。

我对我还指手画脚、嬉皮笑脸、振振有词呢。

蒋 浩

2002年12月18日于海甸岛

# 目 录

## 伸进夜晚的阳台 ■ 001

对称的花园 → 伸进夜晚的阳台 → 没有疾病的女人  
→ 一位夫人的画像 → 降临

## 倾听 ■ 021

夏天的力量 → 写作的黑暗 → 倾听

## 东坡村札记 ■ 049

草堂札记 → 东坡村札记 → 小札记 → 没有终点的旅行

**成都记忆■** **097**

“身体的秋天” → 一位诗人的回忆 → 成都记忆

**最后,你说■** **145**

停留在右手边的事物 → 我想起了你,克里斯蒂娜 →  
最后,你说

伸进夜晚的阳台

PIECES OF FEAR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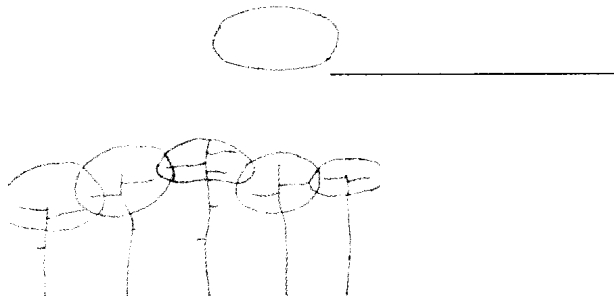
## 伸进夜晚的阳台

### 对称的花园

(此篇给薄骥, 1995年, 草堂)

一座后工业城市的居民应该划分成三种类型: 艺术家、乞丐、市民。对于前两者, 他们是有身份无地位的极少数人, 他们是本质上的邻居。相对于这座城市的绝大多数人来说,

一座后工业城市的居民应该划分成三种类型: 艺术家、乞丐、市民。



一个艺术家的存在  
至少挽救了一座花园  
的存在。

他们只是很偶然地散落在城市内部某些空出的无关紧要的器官上,而这一切并不影响城市的呼吸、生长;相反,他们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像一座座街心花园,映照出市民们形形色色的生活。“我们必须致敬,以便把美丽的花园赏赐给他们。”

如此看来,一个艺术家的存在至少挽救了一座花园的存在。

对于分居于两座城市的这样一对相信艺术的兄弟来说,他们就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分别代表各自城市的花园而相互存在的权力。他们的言说便是花园的言说,他们的命运便是花园的命运,他们与一座花园的对称便是对称着的两座花园。他们在汲取,在完成。

一个艺术家与一座物质城市的遭遇和一座形而上的花园与他们的遭遇构成的复杂关系其实相当简单:他们之间是对称的、命定的、审美的、感性的。这座城市在这三个点构成的三角架上必将牢固起来。人人都可以通过花园轻而易举地看见自己的灵魂,猜测出事物的两极。

人人可以通过花园  
轻而易举地看见  
自己的灵魂,猜测  
出事物的两极。

1994年夏天,这兄弟俩从同一所大学里出来分别被抛置在两座无法相遇的城市。他们沉湎艺术,活在自己的作品里,几乎不为人知地梦想着有朝一日死于右手的技艺。从现



在开始,我们还来得及拔掉花园中所有的奇花异草,把它逐渐从内部掏空成一个只有围栏的大花圈,准备随时献给那些工作着的人们,以及那些日渐凋蔽的生活。事实上,不是所有的花园都可以变成花圈,但花圈可以组成花园。

两年以后的今天,这兄弟俩仍在等待奇迹,守候在两座城市的两座花园旁等待奇迹。因为等待,他们一个显然在重叠成另一个,或者说,这两人和两座花园彼此是彼此的一部分。是什么让他们这样满怀谦卑和希望地等待着?他们交换着手中的诗篇相互告知花园的消息。

他们交换着手中的  
诗篇相互告知花园  
的消息。

然而他们仍然不知道他们的城市在不断地向边缘疯狂地扩张。城市这头猛兽一天天地吞噬着他身边的绿色土地和土地一样的农民。不难想象,这两座城市终究会像一对夫妻那样于某天结合或合葬在一起。这兄弟俩也将与他们的花园构成崭新的更为庞大的城市中的一部分。可悲的是,他们将失去距离和对称,以及埋藏其中的呼喊与色彩。

可悲的是,他们将  
失去距离和对称,  
以及埋藏其中的呼  
喊与色彩。

市民们似乎并不关心这最终会面临的一切,他们日复一日地整饬着花园。只有花园是属于所有人的事,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园”。而这一切事情都显得那么不可思议,照博尔赫斯所说,“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另一位,也就是在那一个博尔赫斯身上发生的。”那么,这在同一座城市中的两兄弟将怎么完成相互的询问和阅读呢?

